

《交遊零落今又是》

—— 憶張門兩代三學人 ——

《夢回千杯少》

一陸三黃返太清， 客鄉繞道別離亭；
夢回酒興千杯少， 遙眺天邊點墜星。

黃兆傑、黃繼持、黃湛森、陸覺（Jack Lowcock）四位同窗悼文寫就，輾轉反側，夜深難寐，枕中成句，拈其中數字以為題，附諸文後，輓我英靈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杪 游順釗書於巴黎驚弓坡。

這首悼詞，寫了剛逾十年，天邊已再添了幾顆墜星。先是旅居澳洲雪梨的摯友鄧流禎於2012年走了。流禎兄在香港經營的《昭明出版社》，自八十年代起，一直協助印行我主編的《語匯論叢》。兩年後（2014），美國波士頓又傳來香港大學故友張凱倫的噩耗。沒想到，昨天重馨來信說，凱倫（Helen）的妹妹，美美（Mimi）也走了。雖然早些時候，已聽說她患了嚴重的關節病，卻沒想到她走的這麼快。

我在進港大之前已認識凱倫和美美的父親張葆恆先生。1956～57年間，我在新亞書院上他的課。1949年前，張老在廣州中山大學講授莎士比亞。據說任職新亞書院後，他繼續開莎士比亞專題的課，可惜那時候我不知道，所以沒去聽。但我報名念他兼任的英語作文課程（composition）。這門課目，很多老師都不願意承擔的，怕的是要改

卷子。特別是碰上英語水平低的學生，如果負責心重，不馬虎的話，就很吃力，很費時間的。張老任勞任怨，不厭其煩地修改學生的作業，一點也不苟且。他不限定習作的字數。好些老師就怕學生寫得太長，增加負擔，就規定字額，不得超過。



站着的是張葆恆先生。我坐在他旁邊（右一）攝於1956~57年間

他每次都出兩三個題目給我們選擇。都是很有趣味，很新穎，不落俗套。我還記得有一趟，他出的題目是 *A wolf at the door*（權宜譯作“要挨餓了”或“飢寒交迫”）。當時我們連題目都看不懂。他很耐心地解釋這個題目的意思。張老為什麼出這樣的題目呢？是不是下意識地，折射他初到香港時的心境呢？我不知道。事後也不想亂猜。

然而，我記得很清楚，有一次下課後，他在走廊裡跟我說，如果我想補修英文，可以找他的次女，那就是還在念中學的美美（現在才

知道，Mimi 比我小七、八歲）。他這樣主動推薦，可見他對美美的英語水平的信心。

沒想到，1959年，我竟和美美同屆考進港大。差別的是，我是靜悄悄地進去，而她的名字，和數學系的林己玄（Kee Yuen Lam，日後的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,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），因於1958年，一起獲取 King Edward scholarship 而成為當屆同學的羨慕對象。

此時，美美的姐姐凱倫可能已去了美國。她是六十年代初，才返回香港，加盟港大英語系的。1962年，我再度注册，轉到英語系念第二個學士學位，跟格林青教授（Professor Alan Green）念英語專業課程（即作為本科生所選的九門課，都必須直屬英語系）。其中的古英語課（Old English），因我是唯一的學生，上課的時間定在早上的頭一節（忘了是八點還是八點半開始），以便格林青教授安排他其餘的時間表。

有一天清晨，凱倫也來參加聽這個古英語課，我事前不知道。但她就只來了一次，往後就拉倒了。想是給悶倒吧。這天，格師還特意叫雜役準備了兩杯咖啡，讓我們提提神！老師真想得到，大概怕再出現不久之前，那個尷尬的場面吧。那一趟，我在上課時打瞌睡。他裝作沒注意到。我只是模模糊糊地，像是每隔幾分鐘，就聽到他低聲提醒我說：“請翻到某某頁”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還覺得慚愧。

和張氏姐妹倆在港大英文系相處的幾年裡，我從來沒在她們，或別的同事面前，提我認識她們的父親。原因之一，是避免人家以為我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提高自己的輩份。相對來說，這個顧慮是很次要的。主要的原因，是我不想言談間，牽引出我五十年代的往事。

因此，她們姐妹倆也沒見過上面的照片。這段往事，前幾年我才在香港的報章上，作了一個公開的交代。

附注：重馨和晁英兩位友好，於本月14日分別來郵告知 Mimi 下世的消息。本文是當天即時寫就的。兩天後，我才看到在香港明報刊載的那篇與 Mimi 有關的專欄文章。因此與該文所引起的不滿反應無關。我復於17日，致函明報編輯，同日獲覆函，表示同意該文匆匆發表，致令讀者覺得不合時宜。